

不卒淵乎妙矣難致詰此先師之口訣知之者不畏萬鬼五兵也或曰聞房中之事能盡其道者可單行致神仙并可以移災解罪轉禍為福居官高遷商賈倍利信乎抱朴子曰此皆巫書妖妄過差之言由於好事增加潤色至今失實或亦姦偽造作虛妄以欺誑世人藏隱端緒以求奉事招集弟子以規世利耳夫陰陽之術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虛耗而已其理自有極安能致神仙及却禍致福乎人不可以陰陽不交坐致疾患若乃縱情恣欲不能節宜則伐年命善其術者則能却走馬以補腦還陰丹以朱腸來玉液於金池到三五於華梁令人老有美色終其所稟之天年而俗人聞黃帝以千二百女昇天便謂黃帝單以此事致長生而不知黃帝於荆山之下鼎湖之上飛九丹成乃乘龍登天也黃帝自可有千二百女耳而非單行之所由也凡服藥千種三牲之養而不知房中之術亦無所益也是以古人恐恣情性故美為之說亦不可盡信也玄素論之水火水火

煞人而又生人在於能用與不能耳大都其要法御女多多益善如不知其道而用之一兩人足以速死爾彭祖之法最其異者其他經多煩勞難行而其為益不必如其書人少有能為之者口訣亦有數千言耳不知之者雖服百藥猶不能得長生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六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

抱朴子內篇卷之七 八月

塞難

守一

或曰皇穹至神賦命宜均何為使喬松凡人受不死之壽而周孔大聖無久視之祚哉抱朴子曰命之脩短實由所值受氣結胎各有星宿天道無為任物自然無親無疎無彼無此也命屬生星則其人必好仙道好仙道者求之亦必得也命屬死星則其人亦不信仙道則亦不自修其事也所樂善否判於所稟移易乎奪非天所能譬猶金石之銷於爐冶瓦器之甄於陶窰雖由之以成形而鋼鐵之利鈍鑿之邪正適遇所遭非復爐窰之事也或人難曰良工所作皆由其手天之神明何所不為而云人生各有所值非彼是蒼所能匠成愚甚惑焉未之敢許也抱朴子答曰渾沌剖判清濁以陳或昇而動或降而靜彼天地猶不知所以然也萬物感氣並亦自然與彼天地各為一物但成有先後體有巨細耳有天地之大故覺萬物之小萬物之小故覺天地之大且夫腹背雖包圍五臟而五臟

非腹背之所作也肌膚雖纏裹血氣而血氣非肌膚之所造也天地雖含囊萬物而萬物非天地之所為也譬猶草木之因山林以明秀而山陵非有事焉魚鱉託水澤以產育而水澤非有為焉俗人見天地之大也以萬物之小也因曰天地為萬物之父母萬物為天地之子孫夫蟲生於我豈我之所作故蟲非我不生而我非蟲之父母蟲非我之子孫蠨蛛之育於醯醢芝橘之產於木石結蟻之滋於汚淤翠蘿之秀於松枝非彼四物所創匠也萬物盈乎天地之間豈有異乎斯哉天有日月寒暑人有晡視呼吸以遠況近以此推彼人不能自知其體老少痛癢之何故則彼天亦不能自知其體盈縮災祥之所以人不能使耳目常聰明榮衛不輟閱則天亦不能使日月不薄蝕四時不失序由茲論之夭壽之事果不在天地仙與不仙決非所值也夫生我者父也娠我者母也猶不能令我形器必中適塗容必妖麗性理必平和智慧必高遠多致我氣力延我年命而或矧陋羸弱或

且黑且醜或聾盲頑聾或枝離劬寒所得非所欲也所欲非所得也況乎天地遼闊者哉父母猶復其遠者也我自育身不能使之永壯而不老常健而不疾喜怒哀不失宜謀慮無悔吝故受氣流形者父母也受而有之者我身也其餘則莫有親密乎此者也莫有制御乎此者也二者已不能有損益於我矣天地亦安得與知之乎必若人物皆天地所作則宜皆好而無惡悉成而無敗衆生無不遂之類而項揚無春彫之悲矣子以天不能使孔孟有度世之杵益知所稟之有自然非天地所剖分也聖之為德德之至也天若能以至德與之而使之所知不全功業不建位不霸王壽不盈百此非天有為之驗也聖人之死非天所殺則聖人之生非天所挺也賢不必壽愚不必夭善無近福惡無近禍生無定年死無常分感德哲人秀而不實實公庸夫年幾二百伯牛廢疾子夏喪明盜跖窮凶而白首莊躄極惡而黃髮天之無為於此明矣或曰仲尼稱自古皆有死老氏曰神仙之可學

夫聖人之言信而有微道家所說誕而難用抱朴曰仲尼儒者之聖也老子得道之聖也儒教近而易見故宗之者衆焉道意遠而難識故達之者寡焉道者萬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來儒教也談者咸知高世之敦朴而薄季俗之澆散何獨重仲尼而輕老氏乎是玩華藻於木末而不識所生之有本也何異乎貴明珠而賤淵潭愛和璧而惡荆山不知淵潭者明珠之所自出荆山者和璧之所由生也且夫養性者道之餘也澄藥者儒之末也所以貴儒者以其移風易俗不唯揖讓與盤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匪獨養生之一事也若儒道果有先後則仲尼末可專信而老氏未可孤用仲尼既欲問伯陽願比老彭又自以知魚鳥而不識龍喻老氏於龍蓋其心服之辭非空言也與顏回所言晡之在前忽然在後鑽之彌堅仰之彌高無以異也或曰仲尼親見老氏而不從學道何也抱朴子曰以此觀之益明所稟有自然之命所尚有不

之性也仲尼知老氏玄妙貴異而不能措酌清虛本源大宗出乎無形之外入乎至道之內其所諮受止於民間之事而已安能請求仙法耶付其用心汲汲專於教化不存乎方術也仲尼雖聖於世事而非能沉靜玄默守無爲者也故老子戒之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無益於子之身此足以知仲尼不免於俗情非學仙之人也夫恹恹遑遑務在佳時仰悲鳳鳴俯歎鮑瓜沽之恐不售恍慨思執轡亦何肯捨經世之功業而修養生之迂闊哉或曰儒道之業孰爲難易抱朴子答曰儒者易中之難也道者難中之易也夫棄交遊委妻子謝榮名損利祿割榮爛於其目抑鏗鏘於其耳恬愉靜退獨善守己謗來不感譽至不喜親貴不欲居賤不耻此道家之難也出無慶弔之望入無瞻視之責不勞神於七經不運思於律歷意不爲推步之苦心不爲藝文之役泉煩既損和氣自益無爲無慮不怵不惕此道家之易也所謂難中之易矣夫

儒者所修皆憲章成事出處有則語嘿隨時師則比屋而可封書則因解注以釋疑此儒者之易也鈞深致遠錯綜典墳該河洛之籍籍博百氏之云云德行積於術末志貞盡於事君仰馳神於垂象俯運思於風雲一事不知則所爲不通片言不正則褒貶不分舉趾爲世人之所則動履爲天下所傳此儒家之難也所爲易中之難矣篤論二者儒業多難道家約易吾以愚其難矣將舍而從其易焉世之譏吾者則比肩皆是也可與得意者則未見其人也若同志之人必存乎將來則吾亦未謂之爲希矣或曰余聞見知名之高人洽聞之碩儒果以窮理盡性研覈有無者多矣未有言年之可延仙之可得者也先生明不能並日月思不能出萬夫而據長生之道未之敢信也抱朴子曰吾庸夫近才見淺聞寡豈敢自許以拔羣獨識皆勝世人乎願曾以顯而求諸平隱以易而得之乎難校其小驗則知其大効觀其已然則明其未試耳且夫世之不信天地之有仙者又未肯規也率

有經俗之才當塗之伎涉覽篇藉助教之書以料人理之近易辨凡假之所惑則謂衆之所疑我獨能斷之機先之未朕我能先覺之是我與萬物之情無不盡矣幽翳冥昧無不得也我謂無仙仙必無矣自來如此其堅固也吾每見俗儒碌碌守株之不信至事者皆病於頗有聰明而偏枯拘繫以小黠自累不肯爲純在乎極暗而了不別菽麥者也夫以管窺之狹見而孤寒其聰明之所不及是何異以一尋之綆汲百仞之深不覺所用之短而云井之無水也俗有聞猛風烈火之聲而謂天之冬雷見遊雲西行而謂月之東馳人或考之而終不悟信此信已之多者也夫聽聲者莫不信我之耳焉視形者莫不信我之目焉而或者所聞見言是而非然則我之耳目果不足信也況乎心之所度無形無聲其難察尤甚於視聽而以己心之所得必固世間至遠之事謂神仙爲虛言不亦蔽哉抱朴子曰妍豈有定矣而憎愛異情故兩目不相爲視焉雅鄭有素矣而好惡不同故兩耳不

相為聽焉真偽有質矣而趨舍舛忤故兩心不相為謀焉以醜為美者有矣以濁為清者有矣以失為得者有矣此三者乖殊炳然可知如此其易也而彼此終不可得而一焉又况乎神仙之事事之妙者而欲令人皆信之未有可得之理也凡人悉使之知又何貴乎達者哉若待俗人之息妄言則侯河之清未為久也吾所以不能嘿者冀夫可上可下者可引致耳其不移者古人已未如之何矣抱朴子曰至理之未易明神仙之不見信其來久矣豈獨今哉太上自然知之其次告而後悟若夫聞而大笑者則悠悠皆是矣吾之論此也將有多敗之悔失言之咎乎每或夫物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焉蓋盛陽不能榮枯朽之木神明不能變沉溺之性子貢不能悅祿馬之野人古公不能釋欲地之戎狄實理有所不通善言有所不行章甫不售於蠻越赤舄不用於跣夷何可強哉夫見玉而指曰石非玉之不真也待和氏而後識焉見龍而命之曰蛇非龍之不神也須蔡墨而後辨焉所

以貴道者以其加之不可益而指之不可減也所以貴德者以其聞毀而不憐見譽而不悅也彼誠以天下之必無仙而我獨以實有而與之評評之彌久而彼執之彌固是虛長此紛紜而無救於不解果當從連環之義乎

抱朴子內篇卷之七



抱朴子內篇卷之八

釋滯

或問曰人道多端求仙至難非有廢也則事不兼濟藝文之業憂樂之務君臣之道胡可替乎抱朴子答曰要道不煩所為鮮耳但患志之不立信之不篤何憂於人理之廢乎長才者兼而修之何難之有內寶養生之道外則和光於世治身而身長修治國而國太平以六經訓俗士以方術授知音欲少留則且止而佐時欲昇騰則凌霄而輕舉者上士也自持才力不能畢成則棄智人間專修道德者亦其次也昔黃帝荷四海之任不妨鼎湖之舉彭祖為才夫八百然後西邁流沙伯陽為柱史寧封為陶正方回為閻士呂望為太師仇生仕於殷馬丹官於晉范公霸越而泛海乘高執笏於宋康常生降志於執鞭莊公藏器於小史古人多得道而匡世修之於朝隱蓋有餘力故何必修於盡廢生民之事然後乃成乎亦有心安靜默性惡諠譁以縱逸為歡以榮任為戚者帶索藍縷茹草操耜